



人生漫遊  
童心

## 日日繽紛的源點

從中環到深圳，倘若想把交通費節省到極致，該如何去？前兩日，一個在怡和大廈工作的「00後」金融男，一臉自豪地告訴我：「從中環搭乘9字頭的巴士到元朗，只需20.4港元。元朗有去落馬洲口岸的免費巴士。我和媳婦兩個人，加起來還不到41港元！」我嘆為觀止！如今，北上消費，不但吸引了「平民」階層，就連金融行業、月月高薪的翹楚，也這樣精打細算。

看來，我真的需要與時俱進，因為我的思維還停留在「過去」，從中環搭港鐵到落馬洲，刷八達通要40多港元一個人。聽說港鐵又要漲價，以後怕是要超過50蚊。

各行各業都絞盡腦汁「便民服務」，但倘若人人都北上消費，那香港如何「繽紛」？每當我聽到身邊的朋友們大力讚揚在大灣區的城市過週末，如何吃得又便宜又美味、購物環境寬敞又省錢、服務員笑臉相迎真正做一回「上帝」時，總不免有些失落。眼下的香港，拿什麼來吸引「上帝」們南下香江而且心甘情愿、爭先恐後地從口袋裏掏出真金白銀呢？

上個星期六，我在尖沙咀本港某連鎖茶餐廳用早餐，推推擠擠地拼桌落座，這倒是沒什麼。服務員不知何時已經是清一色的大叔大媽，那抹桌布油膩膩地在我落座時「橫掃千軍」，以至於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從包裹裏拿出紙巾，又重新擦了一遍桌子。與我拼桌的是一個內地客，20多歲的樣子，見我如此這般，竟也效法起來——不過，他比我更愛乾淨，從包裹掏出來的是消毒濕巾。這張紙終於乾乾淨淨，我們四目相對，會心一笑。只不過，我內心的負疚感油然而生，感覺是自己的「嫌棄」引發他產生不良的觀感。

從夜繽紛到日日繽紛，多麼期待接待八方遊客的香港，消費環境更舒適一點，店家不論大小笑容更真誠一點，物價更合理一點。無數個「一點」加起來，就是日日繽紛的源點。



心窗常開  
潘明珠

## 《六月雪》話粵劇

月前我初次到佛山，參觀了粵劇博物館，展品的紅船模型像真度高，船頭還置有給演員練功的木樁，使我具體看到大佬信「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之汗水和努力，也真切了解到粵劇藝人從小就刻苦練功，功架正是這樣練成的。

當地記者問我有何觀感，我即表示看了此館多媒體館藏，包括昔日公演的海報、道具、衣箱等，深有感觸；我自小在母親感染下就愛看粵劇了，更會披著紅絲巾咬字不清地唱「落花滿天蔽月光……」近年潘金英和我為推廣中華文化，策劃了校園讀寫工作坊，期望帶青少年走出校園到廣東粵劇博物館研學，加深了解粵劇文化。

今年五六月雨水多，那個下雨天，母親反覆看任劍輝和芳艷芬演的《六月雪》舊影片，我問她：「這苦情戲還要看多少次？」

之前我特意帶她到理工大學看八和會館主辦的新秀演出專場：《六月雪》，她說那次新秀都演得好，但6月應再演再看呀！老媽不善文藝表達，感覺在這下兩天似是雪紛紛，此情此環境再看此粵劇，令人更投入共鳴！

唐滌生作此劇取材自元代關漢卿的《感天動地竇娥冤》，講述竇娥苦命的一生，她賣身葬父，嫁給蔡郎昌宗，本有美好的愛情，

但丈夫赴京趕考，富戶張驢兒早就垂涎竇娥美色，借計在中途將蔡郎推進河裏淹死，欲娶竇娥。未遂，便想害死蔡母，誰料陰差陽錯，張驢兒毒死的竟是自己母親！

張乘機誣詐，報官誣陷竇娥殺人，竇娥含冤被判死刑，行刑日竟天降大雪，恰逢巡案大人到來阻止行刑，覆審冤案……《六月雪》劇情曲折，曲詞憂怨，女主角表演演繹動人，「雪」的意象反映出竇娥的純潔清白，不應蒙冤，行刑場上，背景中落雪飄飄之畫面，強力烘托出她的命苦令人憐憫。我偶感人世間現實生活本就夠苦了，但也沒竇娥那樣含冤無處訴的悲慘！

欣從陳家愉博士得知，香港都會大學於去年成立何陳婉珍粵劇研藝中心，旨在積極支持推廣粵劇，從事研究、翻譯及傳承之工作。她兩次邀我們出席她主持之粵劇工作坊，獲益良多；我期望在多方努力下，令粵劇佳作普及民間社區，更廣泛推進粵劇文化，使中華瑰寶得以傳承發揚。



◆潘金英和陳家愉博士。 作者供圖



舞台客聚  
潘國森

## 亂改原著冒犯金庸

2024年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武俠小說家」金庸百年壽辰紀念，「潘老頭」要強調他是「最偉大」而沒有「之一」。現時還不知道區區在下算不算是第一個人這樣說，畢竟都忘記了何年何月第一次白紙黑字寫明，不過可以肯定起碼是較早這麼說的其中一人。

萬一早已「搶到第一」，又多一事可以長期叨「小查詩人」的光。筆者發明「小查詩人」的稱呼，是為了搶先評價金庸算是合格詩人，喊他「小查」則為了跟「老查」查慎行區分，倒不是潘某人老氣橫秋，在「小查詩人」跟前扮老成。歡迎海內外金庸小說迷隨便使用。

近日與金庸學研究的前輩楊興安博士一起出席金庸博物館主辦的講座，楊博士負責挑話題，我倆一起聊。先談改編自金庸小說的影視作品與小說本身的差異。若從編劇大老爺的角度看問題，若不改動小說的橋段、人物、情節和對白，他們就只是照抄小說的「搬運工」，哪來存在價值？憑什麼領稿費與工資？於是近年金庸劇就多亂改小說布局和細節，亦必定捱罵！

可是金庸劇亦有擴大讀者群之功，不少讀者先看劇集、再看原

著。不過近年吹起歪風，許多人看不看小說，卻把劇集過度改編的內容當真。最壞的亂改，首推請來大美人林青霞姐姐去演自宮練劍後精神失常的東方不敗！還有網民亂說「林青霞演的東方不敗是經典」！神經病嗎？持這個見解的妄人都不配自認是金庸小說迷！更有甚者，有人還安排「美女外表的東方不敗」與「令狐沖」兩人有沒點點漆黑一片在臥房內「曖昧」！如此夾帶私貨絕不可取。

金庸對於「男風」的態度在《笑傲江湖》有較多闡述。中國古代常有權貴除了女色之外，同時也蓄養男寵。《笑傲江湖》介紹「男風」的主流，就是一個陽剛型的男人，跑去找一個帶有女性化美貌、年紀較輕的男生鬼混，而在過程中把對方當為姑娘那樣「這個那個」。如小說開場時，青城派余人彥就一再拿林平之「生得像個大姑娘」來欺凌侮辱。《碧血劍》也有馬公子拿女扮男裝的夏青青（書中經常說成溫青青）尋開心，結果《碧血劍》馬公子和《笑傲江湖》余人彥都成為刀下亡魂。看官可以批評金庸「歧視同性戀者」，但是「插槓嫁禍」去冒犯「無招勝有招」的令狐大俠，就顯得萬分缺德了！



百家廊  
劉志華

## 尷尬的中年

光陰如白駒過隙，不知不覺中便已步入中年。站在人生的分水嶺，我一遍回首過往，一遍繼續前行，慢慢地接納着年齡帶來的種種尷尬。

某天，我想把那顆搖搖欲墜的扣子縫回去，穿線時老看不清針眼，調整了幾次角度都沒能把線穿過去。「唉，這針眼太小了！」我抱怨道。先生笑着說：「要不要我的眼鏡借你？」戴上先生的老花鏡，剛開始有些暈乎，但看針眼卻異常清晰。我有些愕然，莫非，我也老花了？俗話說「四十三眼過關。」看來視力一直不錯的我也難逃這關。忽然想起了童年裏，那位總也補不完衣服的太婆。

在那一個又一個落雨的日子，身穿藏藍色大襟衫的太婆，坐在門檻上補衣服。我坐在她旁邊，靜靜地等待「露一手」的機會。太婆耳朵有點背，話也不多。屋內安靜得只剩雨水滴答聲及針線在衣服上來回穿梭的「嗖嗖」聲。無聊的我盯着太婆看，她的臉上布滿了縱橫交錯的皺紋，一對古鐘般的耳環掛在耳朵上，一晃一晃的，把她的耳垂拉得老長老長。別看太婆的手皺巴巴，但縫的補丁卻是整整齊齊的。

太婆不時把針往頭上蹭蹭，起初以為她在撓癢癢，後來才知道針尖蹭了頭油更為順滑好用。線用完了，太婆取出新線，把線頭放在嘴裏振濕，再用手指捻細，然後對着針眼穿線。線頭像調皮的孩子左躲右閃就是不進

針眼，可每次太婆都誤以為穿過去了，忙用另一隻手接線頭，看得我直想笑。「太婆，我來幫你吧。」我穿針的速度讓太婆眉開眼笑，她羨慕地說：「細人仔睇日珠黑還光！」（小孩子的眼神就是好）一晃數十年過去了，歲月也沒能饒過我。如今，我也要依靠老花鏡的輔助，來穿針及看細小的文字了。

小時候，奶奶叫我時總是從大哥、二哥的名字開始叫起，最後才叫對我的名字。那時的我笑得天真爛漫，對奶奶的「糊塗」充滿了好奇和不解。而母親有時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要去幹什麼了，得回到原地去想一想。她還把自己的年齡給忘了……上了年紀的大人總有些奇怪的舉動，讓年幼的我們百思不得其解。步入中年後我才明白，原來健忘是歲月的饋贈。因為我也開始丟三落四、找東找西了。有時走着走着也忘了自己要幹什麼。有時剛想開口，一個分神便忘了自己要講什麼。甚至呼喚小輩的名字時也會出現像奶奶一樣的口誤。我慢慢地對自己的記憶少了幾分信任，出門時明明記得拿了鑰匙，卻還要再三確認才敢鎖門。

有次滷牛肉，下鍋後便到陽台溜達。看着美麗的花兒，忍不住給它們澆澆水、拍拍照，而後心滿意足地坐在搖椅上看向了手機。不知過了多久，聞到股濃烈的燒焦味，才猛然想起

鍋中的肉。鞋子也顧不上穿飛奔進廚房，關火，揭蓋，把牛肉夾出。站在水槽邊看着被燒得一塌糊塗的鍋，我對自己做了深刻的檢討。自責之餘又慶幸牛肉沒燒焦。切了塊嘗嘗，那味道不亞於四川的臘肉。這樣的好事必須記錄一下。我在朋友圈寫道：「明明想滷個肉，結果做成了煙燻肉，這廚藝還有誰？」並配上了燒糊的鍋和牛肉的照片。圍觀的朋友在評論區留下了五花八門的讚美。先生也不忘來一句：「還好，房子沒燒掉。」之後，先生在廚房裝了個定時器。

有一天在老家，我和先生行走在路上。遠遠地看到幾個孩童在自家門前玩耍。忽然，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衝着我們的方向喊了聲：「婆婆。」我有些詫異，回頭看身後沒人。這時小女孩又喊了聲：「婆婆。」確定她是在叫我，我急忙笑着回應。我與先生相視一笑。「她叫我婆婆？」有些難以置信。正當我內心一片凌亂時，先生學着小朋友的樣子也衝我叫了聲「婆婆」。我啞然失笑，為什麼小朋友那麼有禮貌，可我卻覺得好尷尬。

時光匆匆，來不及細細體會，青春卻已呼嘯而過。瞥見鏡中有了歲月痕跡的臉龐，心中生出一絲慌張。細思量，人到中年又何必？只要皺紋不長在心裏，就能永遠風華正茂。餘生且歌且行，不慌不忙，活出自己喜歡的模樣！



翠袖乾坤  
余似心

## 大磡村的飛機庫

最近與幾位航空界專家聊天，談到現代的飛機體積龐大，為節省費用，長久不用時，只得停泊到澳洲或美國的沙漠去，而不能像以往般泊在機庫內，對方還開玩笑說：「是飛機庫啊，而非今日的基輔（烏克蘭首都）。」席間傳來笑聲，但相信座上者多見現在的大型現代化飛機庫。而我則想起童年在飛機庫頂玩樂度過，所以聽來分外興奮。

在飛機庫頂玩？不是在說笑話吧？大家可能不知道前皇家空軍飛機庫（Former Royal Air Force Hangar）1943年時就建於啟德機場不遠處的大磡村。即目前港鐵鑽石山站荷里活廣場與新蒲崗工廠區之間的位置。空置多年現在才建興住宅。大磡村佔地不大，以前多鑄鐵建成的小茶檔食肆與小量住宅，與鑽石山之間是多畝梯形的菜田，以及一個小斜路入口之隔，大家共用一條明渠。

我童年住於村口不遠處，最愛和小鄰居到處「探險」，像班小野孩。有天我

跟隊爬上層層梯田，到達頂部時他們告訴我，下邊就是飛機庫了，有飛機停泊的！只見機庫前有一大的圓形位置，是鋪得結實的黑色瀝青地。機庫頂很大，我們蹦蹦跳跳的，爬上爬落，偷窺裏面的情境。從此我對這新「遊樂場」飛機庫有了一份特別的情感，經常前來。

查閱歷史，原來這座前皇家空軍飛機庫於1934年興建，原作為當年啟德機場的民用機庫，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日本皇軍擴充機場，在1943年將之拆走，移到大磡村重建。依照當時工程設計標準而造。聽說其特色是可快速拆卸和重新組合。歷史學家相信曾停泊零式戰鬥機，是本港現存唯一的戰前機庫。它曾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級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時移世易，無論航機、機場與地區的發展，此機庫已失去原有的作用，改為不同貨物的倉庫。希望有天政府能另覓地將前皇家空軍飛機庫重建展出，讓更多人認識航空歷史，讓它繼續成為歷史一個角色。



網人網事  
狸美美

## 驅走四大心魔可防詐

感覺詐騙集團正對香港發起新一輪猛攻。比如小狸在某個午後隨便統計了一下，短短幾小時中，共收到2個WhatsApp加3個Instagram殺豬盤短信、1個WhatsApp陌生人語音通話請求，被拉入1個WhatsApp炒股群、1個SMS賭博廣告短信、1個假冒WhatsApp官方通知的SMS短信、1個「6」打頭的陌生手機號碼來電以及1個「+86長串號碼」來電……可謂熱鬧非凡，都有了北京東三環堵車的既視感。

事實上，來自香港警方的通報也證明猛攻真的存在。今年2月，警隊一哥對外公布，香港2023年騙案接近4萬宗，比2022年增超四成，更是2018年的4.8倍，涉及金額超過90億港元。咋舌之餘再翻查，發現原來不止香港，自疫情開始，「電詐狂瀾」已經席捲了多個國家和地區，隨便看誰都是慘不忍睹。

比如來自全球反詐騙聯盟（GASA）和數據服務提供商Scam Adviser的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詐騙案件造成的損失達1.02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1.05%。其中，以受騙者損失計，前三名分別為新加坡、瑞士和奧地利，人均被騙金額分別達到4,031美元、3,767美元和3,484美元。來自新加坡警隊的數據顯示，2022年，新加坡接到的詐騙通告達3.1萬宗，總計損失6.6億美元。而最新的消息稱，日本今年前3個月的投資騙案金額比去年同期狂瀾了7倍。

從新加坡、瑞士、奧地利到香港再到日本，這也揭示了此輪詐騙的一個現象——熱衷富裕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畢竟，不管騙誰成本都差不多，但「收

益」卻可以天壤之別。就好像，2022年轟動全港乃至外媒的「9旬富婆被騙2.5億」案，幹這一票不知要等於騙多少個外賣小哥。

而嚴肅地講，騙徒瞄定發達地區，不僅是因為那裏的人富裕，更是由於富裕之餘他們還普遍擁有一個重要的特點或說是弱點：一方面網絡發達、社交媒體普及，一方面卻又對最新技術不甚了解。加上發達地區的人們相對也更單純，這些在騙徒眼中，就是天時地利人和的作案環境。

今年初，有騙徒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合成「AI李家超」與「AI馬斯克」影片進行詐騙，惹得特首緊急澄清。而在那之前不久，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接受電視採訪的片段，則被不法分子AI換聲，賣起了加密貨幣。連「內地公安」都無法識破的人們，又該如何面對AI的「有圖有真相」，以及未來更加莫測的虛擬現實？

題目確實很難，但解題心法卻也萬變不離其宗。不管騙徒花樣如何，被騙者之所以被騙，最終都逃不過無知、恐懼、寂寞和貪心4大心魔。所以防騙的終極之道是強大自己的內心，收穫分辨的智慧；而防騙的有效之術不妨參考反詐中心的專業「三寶」建議：「收線、核實、搵求助」。

至於小狸通常的應對，則是連收線都省了，垃圾來電或信息都是直接拉黑或掛斷，不浪費時間，也不給對方獲取聲音面容等生物資料的機會。若心緒不佳或忙碌時，更會連按兩下掛斷，即拒接而不是製造無人接聽的假象，言外之意就是傳遞一個字：滾。



信而有征  
劉征

## 我從來處來

最近在看奈保爾的《幽暗國度》，覺得這本書的結尾寫得真好。在一整本厚厚的書結束之時，奈保爾用十分深情的方式回到了自己外祖父居住的印度村子，發現在那裏他們家已經被神化了。到處都流傳着他外祖父作為一個印度人在海外成功的傳說。這對於奈保爾來說是來自於一群陌生人的承認。他從來沒有想過他居然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會有一席之地。儘管隨着年紀愈來愈長，他對於故鄉的執念愈來愈強。可他把這種慾望僅僅看成是個人的，屬於一種看不見也無從訴說的想像。現在，他卻真真切切地來了。

更令他感到驚奇的是，在這個村子裏，他還發現了很多自己小時候就很熟悉的物件——他外祖母供奉的佛像和這個村子中供奉的完全一樣。有一張照片，拍攝的正好是現在眼前所看到的某一處所。這一切，包括這個村子百姓對他家的了解，都讓奈保爾找到了一種來處的感覺。就好像尋根人一直以來追求的一切都在這一刻獲得了圓滿的解答。

而作為讀者，你從此將不再介意奈保爾在整部書中對於這個貧窮、混亂、陳舊的印度的「貶低化」的描述，你會把這一切看成是一個人對自我的反思。他表面上是在批評現在這個印度，但實際上，他是以自己人的立場在描述它。就好比一個佔有慾很強的妻子，經常會不可遏制地數落她的家人，但若論對這個家的愛，卻沒有人比她更加熱烈。奈保爾對於印度的愛就是這樣的一種矛盾的愛。

很多時候，我們對於自己的故鄉都像奈保爾一樣。既離不開，又看不慣。這是一種類似於蘇格拉底的情緒。即，存在於此，就得受限於此，並因而感受到相應的痛苦與快樂。說起來，這算是一種延續性的哲學吧。這就讓我想起了最近看過的一部伊朗電影《Leila et ses freres》，這部電影是2022年康城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人選電影，講述一個伊朗傳統家族送紅包的事。一位老人為了當上族長，就送出足以令自己家庭破產的金幣，可是他寧願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兒子們都失業在家，也不把這筆錢留給兒子們，僅僅是為了獲得整個家族

的承認。但是，電影的結尾卻情節一轉，結束於一家人團團圓圓的四世同堂。也就是說，這部電影一邊在批評傳統的落後與封閉，一方面又在說家庭在情感上對於個人的幫助。總之導演是極為矛盾的。

和伊朗這樣傳統的國家不同，美國人對於家的態度簡單明了，他們會把個人主義和家庭放置在毫不衝突的兩端，當個人在拚搏的時候家庭從不出現。直等到這個人受到了打擊，在他脆弱的時候，家庭才出來保護他。於是，家以保護者的姿態化解了家庭對於人的束縛，使之成為完全的療癒之所。尤其是美國那些主流的商业電影，常常都是這樣處理個人與家庭的關係。相較於把家庭或是傳統看成是一種拖累，美國人對於家庭與責任的肯定是幾近絕對的。

這或許可以被引入來討論關於家作為傳統的這個代名詞所應起到的作用。它應當是保護性的，而非阻撓性的，它帶來安全感卻不造成傷害。美國人對於家的熱愛似乎源自於這種理想。儘管在現實當中，這種理想如此難以實現。